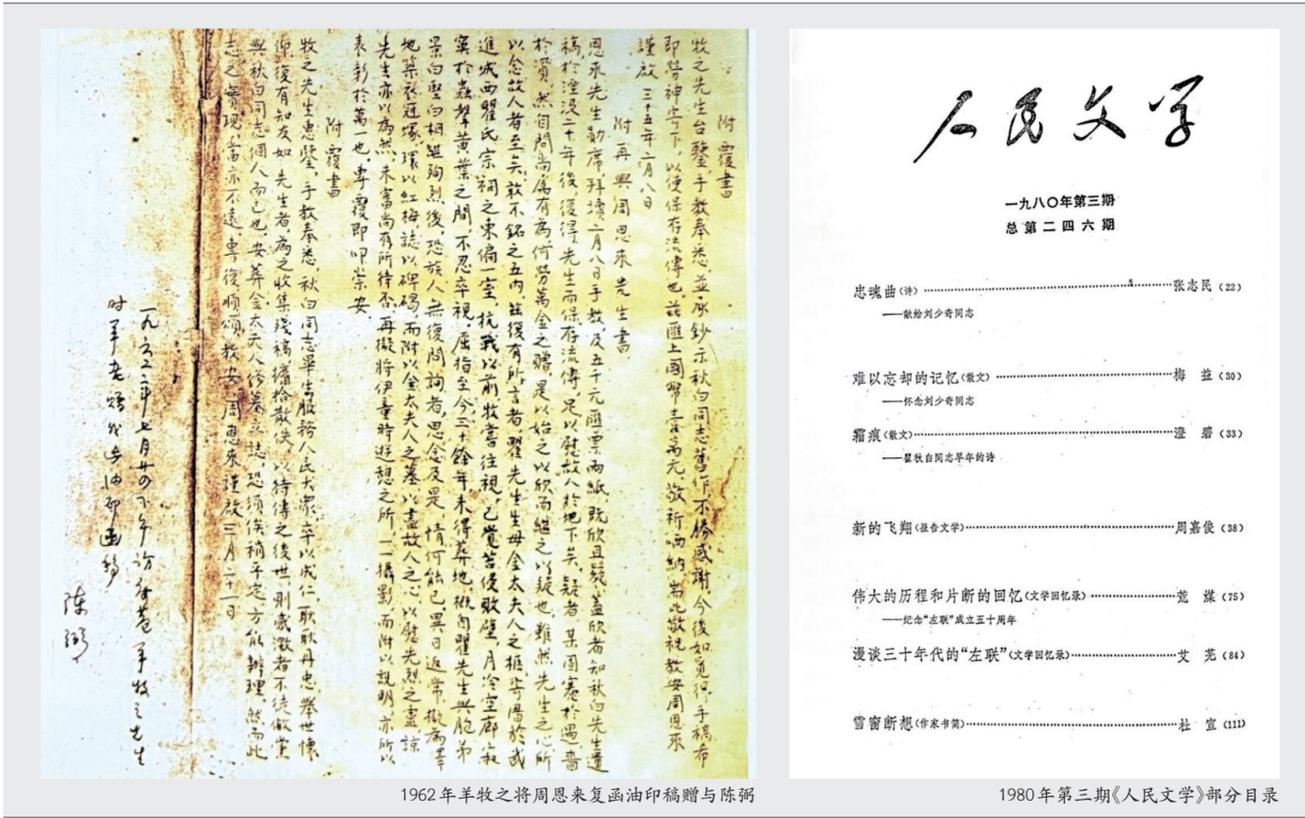


文笔塔记忆

往事钩沉
陈弼

周恩来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传播经过



1962年羊牧之将周恩来复函油印稿赠与陈弼

周恩来和瞿秋白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并肩战斗,亲密无间,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战友情谊。

1925年,瞿秋白早年的同乡挚友羊牧之在上海会见瞿秋白,秋白曾写赠四首旧体诗。1945年12月10日,羊牧之抄录这四首诗寄给周恩来,周恩来于1946年2月8日复函羊牧之,全文如下:“牧之先生台鉴,手教奉悉,并承抄示秋白同志旧作,不胜感谢。今后如觅得手稿,希即劳神寄之,以便保存流传也。兹汇上国币一万元,敬祈晒纳。专此敬祝教安。周恩来谨启三十五年二月八日。”羊牧之又于1946年2月12日致函周恩来,反映秋白母亲金太夫人之柩30余年未得葬地,情何能已。周恩来于同年3月21日复函羊牧之,全文如下:“牧之先生惠鉴,手教奉悉。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,卒以成仁,耿耿丹忠,举世敬仰。复有知友先生者,为之收集残稿,披拾散佚,以待传至后世,则感激者不能蔽党与秋白同志个人而已也。安葬金太夫人修墓立志,恐须俟稍平定,方能办理。然而此志之实现,当亦不远。专复,顺颂教安。周恩来谨启三月二十一日。”

《人民文学》刊《霜痕》

周恩来在第二次复函中高度评价瞿秋白,这个高度评价是怎样传播的呢?这要从1980年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派员来常州组稿说起。1980年初,《人民文学》采编部主任、散文家周明来常州组织一组反映常州新兴工业的散文,临走那天,他对我说要去瞻仰瞿秋白故居,我就陪同他前往庙沿河秋白故居。我对他说,秋白诞生地在青果巷八桂堂,这里是秋白早年家道衰落下一家居住的瞿氏宗祠,他在幽暗凄冷的屋内仔仔细细看了一遍,走出大门后忽然问我:“有无关于秋白同志的稿子?”我说有的。常州报社离庙沿河不

远,我赶回编辑部,在一包“文革”后期发还的资料中,找出一篇未发表的《瞿秋白同志早年的诗》拙作初稿交给他,请他指正。这篇拙作主要是对瞿秋白介绍羊牧之四首诗的阐释,同时翔实介绍1946年周恩来先后两次复函羊牧之,第二次复函中高度评价瞿秋白。想不到周明回京后不久,这篇5000多字的散文在反映常州新兴工业一组专稿前,于1980年3月号《人民文学》刊登,而且用五号活体字排版,非常醒目。刊出前周明来函,嘱我改个有文采的题目。我以“霜痕”为主题,把原题改为副题。秋白别号霜,鲁迅曾以“请夏怀霜社”名义汇编出版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。周明复示同意。

周恩来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在《霜痕》中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。有学者在撰写缅怀秋白的论文时,就以“耿耿丹忠、举世敬仰”作为标题;有位专家在其关于秋白诗词的专著中,全文引录《霜痕》中周恩来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产生经过。有些杂志编辑来电探问秋白及其父亲的绘画作品。江苏出版界及时将《霜痕》收入《江苏散文选》。挚友陈辽、黄东成表示祝贺。常州市三中语文老师周应龙撰写评论《散文<霜痕>值得一读》。1980年3月,《人民文学》各地销量激增。

《常州三杰》助传扬

1995年初夏,拙著《常州三杰》书稿交南京大学出版社审阅。该书收录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缅怀常州三杰的题词、评价和《霜痕》等文,很快批示同意出版,总编任天石在审阅后的评语中说:“本书是本省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,对‘常州三杰’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的事迹与思想作了精彩生动的介绍,内容丰富,有教育意义,特别在当前对青少年爱

国主义教育很有意义。”

1995年10月,《常州三杰》出版后,南京大学学者宋新桂撰《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——读陈弼著<常州三杰>》,常州大学朱净之教授撰《故乡人的情思与文采——陈弼著<常州三杰>读评》,扬子晚报等多家省市媒体都做了报道。周恩来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系本书作者最先在国家出版物披露。1996年3月28日,上海《文学报》刊出《<常州三杰>面世》,指出邓小平同志1985年为瞿秋白同志纪念馆题名首次发表。解放日报社主办的《党课教材》编辑组函告:《常州三杰》读后很受教育,本刊1996年6月摘选《常州三杰》三个章节,热忱地推荐给广大读者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前院长温济泽1996年2月5日特惠赐大札:“你热心宣传‘三杰’,是爱家乡、爱国、爱党的一种表现,对教育青少年是有意义的。你记我的一席谈那篇也写得很好。”这些热情鼓励给予我很大帮助与促进。

1995年5月,《霜痕》和拙作散文《访瞿秋白故居》《少年秋白在家乡》《雄魄——新发现的瞿秋白的号》和报告文学《长空惊雷——张大雷烈士事迹片断》参加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系列大展,荣获优秀奖,颁发印有大批名人签名的奖状。《常州三杰》曾获常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。

油印复函现龙城

2003年4月5日,《常州晚报》一版发表要闻,肩题为“尘封40年的油印稿近日发现”。内容为周恩来致羊牧之复函,周恩来在信中对瞿秋白高度评价,主题为8个大大字:“耿耿丹忠、举世敬仰”。报道中说:“常州日报原副总编辑陈弼最近搬家,翻检旧物,在一堆书刊中理出一份纸质泛黄、文字竖写的油印稿,上面印着周恩来先后致羊牧之

的两封复函和羊牧之致周恩来的第二封信。油印稿后面有两行用蓝墨水写的钢笔字:‘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访麻巷羊牧之先生时羊老赠我此油印函稿 陈弼’。”又说:羊牧之先生于1999年去世,他在世时,陈弼曾多次访问过他。羊牧之说过,周恩来的两封复函原件已在战争年代散失,羊留有抄件,解放后为保存流传,特据抄件油印多份。周恩来在两次复函中均对羊牧之深表谢意,充分体现了对革命先烈遗物的珍重,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待人热诚、平易近人和对知识分子(羊牧之时任湖南国立第一中学教师)的深切关怀。

《常州晚报》刊出后,《江南时报》记者刘劲松、江岸曾登山采访本人,2003年4月4日,《江南时报》刊出《周总理油印复函惊现龙城》的消息。导语中说:“1946年,周恩来致羊牧之的两封复函,字里行间尽显周恩来的伟师风采。”消息结尾说:“周恩来手稿已于战乱中遗失,由于时逢战乱,环境恶劣,设备匮乏,技术条件落后,当时大多采用手抄技术来做复制性保留。解放后,羊牧之先生利用当时的油印设备,根据手抄件复制了少量的油印件来保留这些信函。目前,据陈老先生介绍,搜索各类已经出版的周恩来文献中均无此信内容,此信的发现将对周恩来思想研究及瞿秋白研究均有一定的价值。”接着,《新华日报》记者邵生余、邹萃来本人寓所采访,2003年4月24日,《新华日报》刊出《常州发现周恩来复函油印稿》的报道,内容比《常州晚报》增加了两段:“据陈老介绍,周恩来与羊牧之的信函往来都是通过当时的重庆《新华日报》报馆转交。”“陈老说,他长期从事瞿秋白研究,发现周恩来对瞿秋白的评价一直很高,但周恩来的所有文献资料没有收入这两封信函,属于周恩来的重要佚文。”此报道新华网随即转发。

1980年第三期《人民文学》部分目录

盘网

办,能够置办起盘网的,应该是乡村颇有实力者。

盘网捉鱼的原理,类似扳网。扳网沉底捉鱼,类似守株待兔,这是守网待鱼,起网时,若鱼正好游过,那就只能怪鱼命不好。盘网捉鱼也是守网待鱼,但有不同,扳网通常是起一网换一个地方;而盘网则固定在一个位置,直到渔网破败不能再行修复。当然,盘网通常装在流水河里,虽然扳网也可以在流水河里捕捞,但盘网是固定位置捕捞,一网起来,动静太大,第二网就不太会有鱼了,所以,流水的意义就在于有不少鱼或顺水而下,或逆水而动,盘网捕捞的,很多是在流水里运动的鱼。

盘网下网和起网之间,通常会等很长时间,不像扳网,多是速扳速决。当年听说盘网捕鱼最多是在晚间和凌晨。晚间过往的船只少,鱼少受惊吓。

我小时候很喜欢跑去看盘网起网,看每次起网能抓到多少过往的倒霉蛋,甚至还亲自操着长杆鱼兜,去起网后的网中央捞落网的鱼。不过,大鱼少,都是中小体型的鱼。盘网也并非网网都有鱼,也常有空网,毕竟,这种守网待鱼之法,全靠天意。况且,从前黄一路到港桥,永安河上应该不止一口盘网。

过去永安河、永胜河都是交通要冲,虽然白天盘网大多时间沉底,但起网总要等远方无船影时,而且起网后,还是要快速下网沉底,为的就是不阻碍交通,同时保护渔网。

有时候农闲,会有周边村民到茅草棚和根法聊天,大家也会起哄让他起网看看,有没有鱼,只要无船过去,根法也总会满足大家的要求,无非就是费点劲力,多转动一次轱辘而已。

盘网捕捞的年代,是天高云淡水清的年代,是我们夏天可以在桥上“摸冬瓜”的时代,是可以自由捕捉野生鱼的时代。那个时代的永安河,两岸除了村庄农田,岸边都是高埂地、杂树、竹园等,不像今天改造成了景观河。而且不管是冬天站脚盆下丝网,还是秋天用扳网,一年四季用盘网,都没人管,可以随意捕捞,因为河道里的鱼,都是天生的,也捉不尽,这是上天眷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。

直到有一天,永安河里漂泛起了各种死鱼,河水也渐渐有了奇怪的味道了。接着河水变黑了,河水的味道越来越难闻,河里的死鱼越来越多,从小鱼到大鱼,死鱼连猫都不吃了,根法的盘网自然也就废了。我后来才知道,这是常州和湖塘工厂的化工厂、纺织厂、印染厂的污水入河造成的污染。差不多与此同时,周围的乡村公路也开始多了起来,永安河里的帆影永远消失了。

直到若干年前,本地政府投入巨资改造河道,河水虽然变清了,但河岸两侧生态,那些杂树竹园植被,永远消失了,改成了城市那种景观河,种上了人工草坪。永安河重新清了,却不再是认识的永安河了。

当然,禁止捕捞等标语也立上了,虽然钓鱼和用丝网捕鱼的人还是有,只是,盘网不可能再见到了。

我的三叔是老师

我的三叔叫秦政民。解放初期,他就在我们洛阳张桥头乡村小学当老师,当地老百姓都称他为坐堂先生。

三叔想当老师,当时家里人是不同意的,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,让他学校毕业后踏踏实实在家种田。三叔为此和家里闹翻了,卷卷铺盖就吃住在了学校了,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星期天也不回家。

三叔当老师后,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,又去镇江师范专科学校进修了一年。毕业回来后就进了洛阳中心小学,几年后又调去洛阳中学任教直到退休。在老家洛阳街上,人人都认识秦政民老师。在一次战友聚会聊天中,当时和我一起入伍当兵的68个战友当中,竟有20多个战友都曾是我三叔的学生。

三叔没有当过我的老师,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。

记得那年要升六年级时,我就是辍着不肯去开学。因为我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,尤其是算术老是挂红灯笼,因此从五年级

下半年起,我就经常会装病辍学。这在放飞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后,我就一点不想去上学了,任凭父母打骂,我就是一动不动。没想到三叔很快知道了此事,他主动来到我家,耐心地听我说了不想上学的理由,便开始苦口婆心地各种劝说,见还不奏效,便拿自己的经历来引导我:“就拿三叔我来说吧,如果念书的时候,不好好念书,现在能当老师吗?可能现在也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。你不是说要像四叔一样去当兵吗,这是好事啊!但是你没有文化,小学都没有毕业,部队也不要你呀!”这两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。看着父母每天跟泥土打交道,辛苦又贫寒,我从小就立志要当解放军,扛枪为人民。我低头答应三叔明天就去学校。三叔看我答应得有点勉强,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,说:“你这几天耽误的课,我跟你班主任已打好招呼了,他会帮你补上。”

这几年,我经常想起我的三叔,要不是三叔当年的现身说法,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那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青春日记
赵德明

上世纪60年代初,10岁多的我经常会同几个同年伙伴,跑到数公里外的铁路道口去看蒸汽机车隆隆开过的场景。我相信当时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。

我家在东郊水门桥下的张巷弄里,往北出弄口就是武青路(东门人又称之为后马路)。这里就是常焦(溪)路的起点,汽车站就在三岔路口。常焦路向北经常州橡胶厂、常州内衣厂转向东,约500米再转向北,这里已属红梅公社所属生产队的农田。大约再走一公里多,就是沪宁铁路的道口了。这里铁道北首建有供扳道工人工作休息的工房,青砖青瓦,面积不大,里面就一张桌子和几张板凳,上面有电话机、信号灯什么的。扳道工人身着制服,头戴大盖帽,很是威严,手里拿着红绿两面信号灯。虽然他对每天几点几分通过什么车次早已烂熟于心,但还是坚守岗位,从不懈怠,因为有时总有意外的车辆如抢修车等临时通过,所以平时总是呆在小屋内外。接到信号后,他就会提前约10分钟,放下铁道两

边长约10多米的栏杆,稳稳地架在架子上。这时所有车辆行人必须耐心等待,也有个别人心怀侥幸,想从栏杆下溜过去,立即会遭到扳道工人的大声呵斥。

一般来说,栏杆放下后,至少有七八分钟时间,火车才会开过来。此时铁道上似乎什么都还看不见,但稍许时刻,火车就出现并越来越大,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声音,一个吐着大气的庞大物势不可挡地出现并瞬间过去,其气势可谓震撼壮观。随后就是十二节左右的客车或六十多节的货车滚滚而过,此时,车厢因钢轨接缝间隙,有节奏地发出“哐啷”“哐啷”的声音,如果仔细观看,轮轨经过时,铁轨会随之下陷。列车驶过远去,道扳工会迅速撤下有配重块的一头,栏杆立即升起,车辆行人都赶紧过道口,因为这里当时就有三条铁路线,需要通过一定时

看火车

间,同时也要防止又有列车开来。确实有时会遇到栏杆刚刚升起不久又要放下的现象。当然对于我来说,则意味着又能再看一次惊心动魄的场景。

根据资料,当时国产蒸汽机车有“人民型”“前进型”等多种型号。但我印象中,似乎只有机车前方是圆柱形和方形两种,同时感觉那种方形的更有气势些,而且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晚一些。机车向两边喷汽的场景也很有趣,常常会使在铁路边走路的人吃个大“惊吓”,不过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。其实这是机车在排泄多余的蒸汽,所以时间场所都不一定,但凡过道口时是绝对不喷汽的,估计这也是有规定的吧。

常焦路铁道口附近的村落是红梅公社的章家村,是个有数百户的大村,往东数里有周庄村,也是大村。村民如果进城,一般要先到章家村上常焦路再过铁道,但至少要多走

两里路,还常常受道口栏杆影响。为省事少走,村民常常穿越常州东站的编组站,经常从临时停靠的整列货车的车身底下穿过。这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我记得有几次去周庄附近钓鱼,也偶尔效仿,但心中总是惧怕。听村民指点,最好在车厢前进方向的一组车轮下弯腰快速通过。一般来讲,列车启动,先会鸣笛,然后会有车厢连接处相碰的声音传来。当然不管怎样,这都是危险举动,后来铁道两边都采取安全措施,危险就彻底消除了。

岁月荏苒,沧海桑田,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切身感受。在交通工具方面,也看到从蒸汽机车、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的更新换代,地铁、城际、高铁,四通八达,令人炫目。同时交通设施也随之改进提高,原来在章家村口的那根时不时要放下的栏杆早已不见,变成上通汽车、中行机车、下走行人非机动车的立体枢纽。

凡人剪影
秦永培